

從理想深處的淨土 踏上援外醫療的道路

文·圖／感染科 主治醫師 何承懋

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安排的海外行動醫療團，雖有行前說明會，但出發時仍有十分的不確定感，直到踏上聖克里斯多福的土地，抵達了醫院，不確定感才消失。行動醫療團的定位原本是為當地民眾醫療，到了這裡才知道聖國的醫療有一定水準，不像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，連最基本的醫療體系和醫療資源都不夠。所以此行任務除了替本院和JNF 醫院簽約締結姊妹院，就是了解當地的醫療狀況，以便雙方今後進行學術或技術交流時有所憑藉。

曾有一位醫界的長輩問我，如果只能帶一樣東西到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地方，我會帶什麼？我說的幾樣物品，似乎都沒搔到癢處，現在總算有了答案，除了紮實的理學檢查技巧和醫學知識以外，最重要的可能是聽診器。

聖國醫師善用理學檢查為病患診斷

JNF醫院只有兩位內科系醫師，其中一位有事請假，在該院待了4天，我只見到Dr.



JNF醫院唯一的感控護理師

Suhely。他在聖國出生，當地醫院無法訓練任何專科醫師，因而前往加拿大接受內科專科醫師訓練，學成後回國服務。聖國沒有發展次專科的環境，所有內科系的問題，包括神經內科的病患，他都必須處理，又因為沒

有足夠的醫療檢查和技術在背後支持，診斷疾病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腦袋裡的知識經驗、詳細的理學檢查及問診。在4天的查房和一個下午的門診期間，我發現Dr. Suhely對各個內科系範圍的專業知識，並不輸給台灣有經驗的內科醫師，而其熟練的理學檢查，應該也勝過不少台灣在充沛資源下訓練出來的內科醫師。

身為感染科醫師，我稍微探討了JNH醫院的院內感染控制情形，或許因為當地人口不多，轉診制度又已貫徹執行，住院病患有限，院內感染的病例更是每年不到10位。當然，沒有完善的微生物實驗室，間接的通報系統（所有個案都是從臨床醫師或是護士通報），再加上侵入性檢查較少，都可能是院內感染率偏低的原因。

見。不過，由於檢體的培養送檢率不高，沒有ESBL strain的監測，以及少了第四代的頭孢子素和Carbapenem等較後線的抗生素，抗藥性的發生率有可能被低估。至於生化、血液或血清等實驗室，只做一般基本的檢驗，雖有自動化機器，但品管不完善，較特別的檢查如愛滋病的西方墨點法和CD4細胞數，或者需要在嚴謹條件下進行的檢驗，包括結核病、厭氧菌的培養等，均付諸闕如，必須送到他國較大的實驗室處理。

在醫院的硬體設備方面，JNF醫院總共大約180床，床數那麼少主要是因為當地人口僅數萬，轉診制度良好，所以真正需要住進JNF醫院治療的病患實在有限。我和唯一的感控護理師交談時得知該院有負壓隔離病房，正住著一位愛滋病合併肺結核的病患，



JNF醫院微生物室人員對台灣頗為好奇



台灣駐聖國大使館幫了我們不少忙

JNF醫院無法進行複雜的檢驗

抗藥性在這裡也不是太大的問題，從細菌室的醫檢師口中得K.pneumoniae是最常被培養出具有抗藥性的細菌，ORSA和有多重抗藥性的P. aeruginosa, A. baumannii則相當少

但實地參觀才發現其所謂的負壓隔離病房，窗戶和病房門都是敞開的，也沒有偵測負壓的量表，不過是一間單獨的病房罷了。據了解，開刀房內並非一直維持正壓狀態，因為不方便進入，細節不得而知。



JNF醫院外的大好藍天

尼維斯島的病患習慣到診所看病

後來，轉往尼維斯島的Alexandra醫院，這家醫院除了附屬的護理之家之外，設備、人員和醫療資源比JNF醫院缺乏。據側面了解，Alexandra醫院的門診量很少，每天不超過20人次，較資深的醫師往往在外面另設私人門診，病患除非是罹患比較嚴重的疾病，否則習慣往私人診所跑，私人診所的醫師遇到重症，也可將病患轉介至醫院，使用醫院的資源進行治療，這和台灣的現況不同。

另外，Alexandra醫院和JNF醫院一樣不能訓練專科醫師，所以雖然兩地都有美國醫學院在海外的分校，但畢業後若未去其他國家較大的醫院接受專科醫師訓練，便只能稱為一般科醫師。醫院的病人少，能夠指導後進的資深醫師更少，導致年輕醫師臨床經驗不足，這也是為什麼當地居民較少到醫院看門診的原因之一。若不參考當地的醫療生態和民眾就醫習慣，光從台灣看天下，一定会有很多無法理解或感到沮喪的地方。

預防保健觀念的不足最令人憂慮

令人憂慮的是，當地民眾沒有預防觀念，不注重平日的保養，常常是有了急性病

痛才會就醫，衛生教育的明顯不足，對於當地常見的慢性病如糖尿病、高血壓或氣喘的控制和治療造成很大的妨礙。我在義診時常不知如何著手，因為即使給予病患治療，也無法追蹤或監測副作用，頗感力不從心。

聖國之行，大幅拓展了我的視野，一些平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，已不再理所當然。陳志福團長說：「海外醫療的援助沒有那麼偉大，也沒有那麼悲情」，我覺得要離開習以為常的人、事、物和環境，就如同一株植物的根脫離了熟悉的泥土，一切都只能放下身段，從頭開始，重新學起，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內心或理想深處的那塊淨土，而這並非每個人都可以且願意做到的。

感謝同行的伙伴給我精神上和實質上的支持，特別是陳團長的滷排骨和雞腿，慰藉了我口腹的鄉愁，重拾了遺失已久的味覺感動；感謝駐聖克里斯多福大使館和技術團的所有人員，讓我們的行程得以順利，飲用水和蔬菜水果不虞匱乏，特別是大使館的林秘書，帶我跑了三次機場，尋找遺失的行李。感謝所有在過程中曾幫助我們的人士，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最後也就只能「謝天」吧！